

說
鄒

正
四
十
一

1 普 12
6
41



112
6
41



說郭目錄

身第四十一

春明退朝錄 宋敏求

澠水燕談錄 王闢之

幙府燕閒錄 畢仲詢

老學菴筆記 陸游

老學菴續筆記 陸游

蓼花洲閒錄 高文虎

秀水閒居錄 朱勝非



說郭目錄 身四十一

元和辨謗錄 李德裕

汴水滔天錄 王振

甘陵伐叛記 文升

春明退朝錄卷上

宋 常山宋敏求

熙寧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每退食觀唐人
泊本朝名輩撰著以補史遺者因纂所聞見繼之
先廬在春明里題為春明退朝錄云十一月晦常
山宋敏求述

國朝宰相趙令盧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
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
樞密副使趙令三十九寇萊公三十一晏元獻公三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韓魏公三十六

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

知制誥蘇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盧相楊文公
晏元獻公宣獻公今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夏
文莊三十

學士蘇侍郎二十八晏元獻公宣徽王公皆三十宣
獻公三十五王沂公李邯鄲皆三十六楊文公錢子
飛皆三十七盧相今參政王禹玉皆三十八

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

雅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云

真宗朝歲時始賜飲於宰相第大兩省待制以上赴
林尚書特以諫議大夫爲三司副使亦預焉旣而并
諸副使遂以爲常王太尉主會唯用太官之膳少加
堂餐自丁晉公助以家饌至今踵之

天聖七年玉清宮災遂罷輔臣爲宮觀使而景靈會
靈祥源三宮觀以學士舍人管句康定元年李康靖
公罷參知政事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自後
學士皆爲提舉至和初晏元獻公以舊相爲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萬齡

避家諱也

觀而武臣今致政李少師端

愿為觀察使止得管句祥源觀自陳於樞府宗袞

宋元

憲也謝眺謂謝安為宗袞

乃加以都管句今朝官亦云提舉非故

事也

宗袞嘗言律云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亞六經之文也

宋景文言人之屬文自穩當字第初思之未至也又

曰為文是靜中一業爾

本朝置樞密使副或置知樞密院同知院然使與知

院不並置也熙寧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為使而潤州

陳丞相自越州召為知院前一歲陳丞相為副使位

在呂公之上故也

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

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

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

鄭公三相

太平興國四年石元懿始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

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並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

密院事景德三年馬正惠以檢校太傅韓公崇訓以

檢校太保並簽書樞密院事治平二年今郭宣徽為同簽書院事

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年錢文僖以兵部尚書為樞密使不帶檢校官有司之失也

趙德明歸款真宗賜以宗姓然不附屬籍是文元草制云奕世荷殿邦之德舉宗聯命氏之榮寶元二年兀昊叛詔削屬籍非也

唐太宗自撰鄭元成碑德宗亦撰段秀實碑

本朝太宗撰中令趙公碑皇祐中王侍郎子融守河

中還乃以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

篆賜沂公碑曰旌賢其後踵之者懷忠呂許顯忠李

武旌忠寇萊全德元老王太尉教忠積慶文潞公親賢

李侍中襄親齊國獻穆公旌功曹襄悼舊學晏元崇儒丁文

舊德張鄧顯先積慶趙中令旌忠懷德張侍儒賢高

莊襄賢思賢劉丞清忠王武旌忠元勳狄武襄

忠陳恭純孝張文英宗御篆忠規德範宋元上御篆

淳得守正呂文大儒元老賈魏

國朝歷三師三公者太祖卽位天雄節度符魏王彥卿自守太尉爲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彝興自守太傅爲太尉荆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爲太傅

趙令以司徒太保侍中在中書以太保中書令留守西京又以太師西京養疾王文正以司空司徒太保在中書以太尉罷爲王清昭應宮使

范魯公以司徒在中書王祁公薛文惠呂文穆並以司空在中書丁晉公馮魏公王冀公並以司空司徒

在中書韓魏公以司空在中書司徒爲節度侍中曹襄悼文潞公並以司空爲樞密使侍中呂文靖罷相以司徒監修國史曾魯公以司空爲節度侍中呂許公以太尉致仕張鄧公曾魯公並以太傅致仕陳恭公以司徒致仕李相昉張相齊賢章郇公宋鄭公富韓公並以司空致仕

國朝宰相爲僕射魏公仁浦趙令薛文惠沈恭惠宋惠安李文正呂文穆呂正惠李文靖張司空王文正向文簡王冀公寇萊公呂許公王沂公賈魏公陳恭

公韓魏公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二十二人樞相為
僕射陳文忠曹襄悼張榮僖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為
僕射石元懿一人

列聖神御殿始咸平初真宗令供奉僧元藹寫太宗
聖容於啓聖院後玉清昭應宮範金祖宗像餘多塑

像其殿名在京曰慶基奉先禪院開先太平興國二

聖玉清昭聖宮奉太永隆啓聖院奉安聖玉清昭應

奉真景靈宮崇真慈孝延萬齡永宗崇先孝嚴

景靈宮英德在外曰武楊州建隆寺興元

西京應天院端命帝華西京應天院統平太原府昭孝西

應天院以下奉太宗信武集真華陰雲又鳳翔太平宮有祖

宗神御殿南京鴻慶宮有三聖神御殿西京永安縣

會聖宮有五聖神御殿今京師定力院有太祖御像

國初待詔諸后影殿曰重徽奉先禪院奉明德太彰

德慈孝寺奉廣孝景靈宮奉廣愛萬齡觀奉

開寶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

盛寒河流淺涸詔所在為埧開瀦水以過舟官吏擊

凍督役稍稽則皆何校甚者劾擧以次被罰州縣官

降敕而杖之者凡十餘人

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王太尉為相過萬戶

而謙挹不封慶曆七年南郊中外將相唯夏鄭公合

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使相未滿萬戶皆得封

於是王康靖封遂國公章文簡封郇國公王武恭封

冀國公其後遂以邑封合萬戶者徹國

國朝以來封國公者范侍中魯王文獻鄆向侍中拱

節度馮公繼業梁張侍中承德鄧張尚書昭舒鄭孟

節度馮公繼業梁張侍中承德鄧張尚書昭舒鄭孟

中令昶秦王中令彥超邠趙中令梁許呂文穆蔡徐

寇忠愍萊丁秘監晉馮文懿魏曹襄悼韓魯王文穆

冀張榮僖岐鄧呂文靖申王文正沂張文懿鄆章文

簡郇夏文莊英鄭王康靖遂王武恭鄆冀賈文元安許

陳恭公岐文侍中路杜正獻祁宋元憲莒龐莊敏穎

韓侍中儀衛曾侍中英兗祁鄭

太子謚昭成許王元僖初悼獻周王

諸王謚悼秦王懿魏王康惠岐王恭憲楚王恭靖陳

元文惠安王恭懿鄧王恭惠曹王恭肅燕王懷靖褒

元文惠安王恭懿鄧王恭惠曹王恭肅燕王懷靖褒

助悼穆 豫王 悼懿 鄂王

公主謚恭懿 宣祖女燕國大長 賢肅 太祖女秦國大

行賢靖 太祖女晉國大長 恭惠 太祖女許國長公主 賢肅 長公主降王承

改英惠 太宗女燕國長 和靜 太宗女晉國大長 懿順 太宗

太宗女鄭國長 慈明 太宗女申國大長公主 獻穆 宗

女齊國大長公 昭懷 真宗女出俗為道士 莊孝 仁宗

主降李遵勉 國大長公 主降李瑋

宗室謚恭裕 申王 康孝 南陽郡 安懿 濮 孝定 相王 榮

易定王 恭肅 廣平郡 思恪 永嘉郡 懿恭 平陽郡 禧簡

信安郡 康簡 廣陵郡 王德 謙 和懿 定安郡 恭禧 舒國

蘊禧靖 同安郡 僖穆 丹陽郡 安僖 榮王從式 楚 安簡 舒國

信都郡 安恭 博平郡 慈惠 申國公 僖安 楚國公 和惠

河東郡 惠恪 楚國公 僖溫 遂寧郡 良靜 魏國公 恭簡

王承衍 韓國公 良 祁國公 宗述 昭裕 遂國公 修孝 南康郡 恭

宗禮 靜 樂平郡 康僖 光國公 榮僖 陳國公 恭 昌國公

宰相謚文獻 王祁公 簿 宣懿 魏僕射 忠獻 趙中 文惠

薛相居正 恭惠 沈相 惠安 宋相 文正 李司空 助王太

陳相堯佐 恭惠 倫 惠安 琪 文正 尉且正字 犯仁

宗嫌 正惠 呂相端正 字 文穆 呂許公蒙正 文定 張司

賢李相文靖李相沆呂許公夷簡文簡畢相士安忠愍冠萊文懿

馮魏公拯張文正王沂公會文節張相知白章惠王相隨文憲

章郇公得元獻晏公殊正獻杜祁公恭陳相執中文元賈魏公昌朝

莊敏龐頴公籍元憲宋鄭公序

樞密使謚元靖李公崇矩景襄楚公昭輔元懿石僕射熙載恭懿王

繼文莊高公若訥宣簡田公况惠穆呂公弼

樞密使相謚武惠曹待中彬文忠陳僕射堯叟襄悼曹待中利用榮

僖張侍中耆文僖錢公惟演思改恭毅楊公崇勳文康王相晦叔康靖

王侍中文莊夏鄭公疎武恭王公德用

參知政事謚文懿郭尚書贊孫少傅朴文恭李公穆景肅趙公昌言康

節辛少傅仲甫恭肅溫尚書仲舒惠獻王尚書化基文定趙右丞安仁石少師

中立文僖陳公彭年康懿任尚書中正肅簡魯公宗道簡肅薛公奎宣獻

先公文忠蔡公齊文肅盛少傅吳公奎忠憲韓少傅億忠穆王公驥康

靖李少傅若谷文莊見公宗慤安簡王公舉正文正范公仲淹正肅吳公育

文烈明公鎬文簡丁右丞度康穆程公戡文安王公堯臣質肅唐公介

樞密副使知院同知院謚宣靖錢鄧州若水恭質宋公湜景

莊王公嗣宗正惠馬公知節正字安惠周侍郎起任武穆

曹公忠獻范尚書繼僖質趙少師棋憲成李侍郎吝文孝張左丞觀文肅

鄭公 恭惠 任少 威敏 孫公 孝肅 包公 文恭 胡少 忠簡

王侍 郎疇

使相謚恭惠 安仲王 元靖 王中 正懿 高中令保融正

武烈 石中令 莊烈 何中令 恭孝 孟中 武穆 高公 忠順

陳公 忠懿 錢中 莊武 李侍忠繼勳 安信 錢侍郎 莊惠

洪進 宋太 恭惠 張侍 忠武 李公 武惠 潘公 忠肅 王公 榮密

師渥 柴公 恭密 楊公 恭僖 李侍中 文簡 程栢 良僖 李公

文臣謚文安 宋尚 文莊 江陵 忠定 張尚 文恭 薛尚 忠

肅 馬少 文 楊侍 恭惠 李中 文元 晁少 宣 孫少 康肅 陳

堯 章靖 馮侍 宣懿 楊侍 恪 李右承 景文 宋尚 襄 余一

恭安 張尚 莊 李尚 修懿 錢公 懿敏 王尚 懿靖 李少 師

武臣謚溫肅 杜公 恭僖 杜公 恭惠 杜公 武毅 曹公 翰

忠武 郭公 勤威 馮公 和惠 王公 恭肅 王公 忠惠 吳公

元惠 周宣 武康 王公 武懿 曹公 忠毅 彭公 獻 恭莊 張

潛 宣惠 錢留後 和文 李公 壯恪 夏公 隨 安毅 鄭公 忠

僖 夏宣 微 忠隱 葛公 壯懿 劉公 平 恭壯 高公 壯定 楊

後景 宗 忠恪 曹公 密 郭宣 微 良惠 劉觀 察 榮毅 許公 良

定 李留後 勤惠 張公 致

外戚謚武懿劉公康懷劉從德安僖曹公恭懷曹公景

思張堯封

內臣謚忠肅劉承規安簡王承勛僖靖藍繼宗安恪盧守僖

恭王惟忠安僖岑守素僖良皇甫明良恪張永和榮恪藍元忠

安張惟吉僖勤史崇信僖恪劉從愿威勤麥允僖安王

忠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年耆康疆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

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許公以為然

父子掌誥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文正昌武正字犯仁

宗嫌名王兵部文正王惠獻安簡晁文元文莊錢希白修懿梁翰

林莊肅呂文靖仲裕宣獻公敏求蘇儀甫子容

咸平六年併三部為三司使官輕則為權使公事慶曆中葉翰林道卿再總計止云權使蓋中書誤也其後遂分權使與使公事為兩等

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宗袞作掖垣叢誌而不

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解其事按唐舊書亦無聞焉惟裴延裕正陵遺事云
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禮相傳自唐也予
爲舍人日邵興宗入院不疑爲閣長壓角時議美之
翻譯新經始以光祿卿湯公悅兵部員外郎張公洎
潤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晁文莊李尚書維皆爲譯
經潤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晉公始爲使天聖三年又
以宰相王冀公爲使每歲誕節必進
銜又以參政樞密爲潤文
新經前兩月二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亦唐之

清流盡在也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又集以進新經
謂之閉堂慶曆三年呂許公羅相以司徒爲譯經潤
文使明年致仕章郇公代之自後降麻入銜
宗袞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亦繇
唐相崔渙曰抑人以遠謗吾所不爲

予治平初同判尚書禮部掌諸處納到廢印極多率
皆無用按唐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
舍人百日内須知制誥王元之與宋給事詩云須知
百日掌絲綸又謂員外郎爲瑞錦窠員外郎廳前有

通鑑 卷一
大石諸州府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員外郎廳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禮部員外郎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今之廢印安準故事碎之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

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太宗時命張公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鼕鼕鼓惟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鼕鼕鼓是則京都之制也二紀以來不聞街鼓之聲此後金吾之職遂廢之

矣

太常寺國初以來皆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兩制爲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寺並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人者按唐太常置卿一員少卿二員博士四員祥符中置博士二員後加至四員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寺二員則合唐之卿數矣

天聖元年改同判院爲司知院卽博士也

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

肅判寺廳事畫寒林屏風時稱絕筆其後爲判寺好事者竊取之嘉祐八年徙寺於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納稅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爲廨舍旣成而已立爲皇子遂爲大常所請焉
端拱中西掖六舍人旣而田錫罷職知陳州頃之宋浞貶均州團練副使王元之商州團練副使熙寧二年閣老錢君倚守江寧明年予自請出院李才元蘇子容皆落職惟吳冲卿權三司使不供職閣下無人草制遂命二直院焉

開寶二年李文正

正字犯仁宗嫌名

以中書舍人盧相以知

制誥並命直學士院六年知制誥張公澹直學士院太平興國元年湯率更悅徐騎省鉉直學士院王焯州克正張侍郎洎直舍人院四人公皆江南文士也至熙寧二年復置舊官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爲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

洪正字犯宣祖廟諱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

以此爲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三館職惟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爲重

自次相遷首相乃得之趙令初拜止獨相領集賢殿
大學士續兼修國史久之方遷昭文館薛文惠與沈
恭惠並相薛自參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沈領集賢
畢文簡與寇忠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太
尉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章惠龐莊敏初拜及獨
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而還舊官景祐元年王沂
公自使相帶檢校官復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
密使慶曆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仍帶節度使亦

非舊制也

太祖太宗時文臣爲使相惟趙令一人真宗時寇萊
公王冀公二人節度使李南陽一人乾興後難遽數
矣

唐文武參用袁滋自尚書右丞出華州刺史召爲左
金吾衛大將軍如是者數人本朝頗循其制工部侍
郎王公明兼黃州刺史給事中喬公維岳換海州刺
史三司使尚書左丞李公士衡換同州觀察使學士
承旨刑部尚書李公維翰換相州觀察使翰林學士

工部侍郎陳公堯咨換宿州觀察使如錢鄧州及慶曆初韓范龐王四公皆換觀察使以用兵擢之也龍圖閣直學士馬公季良換秦州防禦使非美遷也武臣換文資者太宗時白州刺史錢昱換祕書監遷工部侍郎復換觀察使

真宗優待王冀公景德中罷參知政事始置資政殿學士以命之宰相寇萊公頗抑之令班翰林之下乃命爲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領尚書都省以都省自有印也

後唐明宗以樞密使安重誨不通文義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班樞密使之後食於其院端明殿卽西京正衙殿也本朝程侍郎羽爲之後隨殿名改爲文明殿學士李司空昉嘗爲之慶曆中以同永定謚號改爲紫宸殿學士丁文簡罷參知政事爲之何右丞鄴時爲御史言紫宸非人臣所稱又改爲觀文殿學士未幾賈魏公以使相換僕射因置大學士處之仍詔非歷宰相不除明道中改承明殿爲端明殿會先公自南都召歸特置學士班翰林

資政之下與舊職名同而立位異矣

唐姚南仲不歷尚書侍郎而入省便爲僕射近世鄭文肅劉丞相張尚書方平王宣徽拱辰滕侍讀甫皆不歷郎中員外而便爲諫議大夫呂給事惠卿鄧中丞潤甫亦然

尚書省二十四司唐世以事簡者兼學士舍人本朝惟重左曹館職提點刑獄例得名曹省府判官轉運使得名曹又遷左曹學士舍人待制遷二資帶史撰史得優遷如蘇儀甫自刑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王

原叔自工部郎中遷吏部郎中是也朝官帶史撰亦得優遷李邯鄲自博士爲禮部員外郎賈魏公自司封員外郎爲禮部郎中是也景祐中宋景文修樂書成遷工部員外郎慶曆中呂仲裕王原叔修崇文總目成並爲工部員外郎予預修唐書亦忝此官又朝選久不磨勘者郭諫議申錫遷右司員外郎祖擇之工部員外郎張修撰問禮部郎中

邇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同列戲之曰宜爲

隆儒殿學士

孫之翰言太祖一日召對趙中令出取幽州圖以示之趙令詳觀稱歎曰是必曹翰所爲也帝曰何以知之普對方今將帥材謀無出於翰此圖非翰也人不可爲也翰往必可得幽州然旣得幽州陸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持圖歸內

楊庶幾攷言胡祕監旦退居襄陽鑿大硯以著漢春秋書成瘞其硯每聞大臣名士薨卒必作傳以紀其善惡然世不傳庶幾亦自有所述

杜甫終於耒陽豪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爲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杜子美墓詩豈但爲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尚存耶

唐官有定員闕則補之後唐長興二年詔諸州得替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並令隨常朝宮逐日立班二年敕免常朝令五日起起居國初尚多前資官今閣門儀制尚有見任前任節度防禦團練使

太宗時始置磨勘差遣院後改爲審官真宗時京朝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十一
官四年乃得遷天聖中方有三年之制而在外任者
不得遷須至京引對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許外任歲
滿亦遷時恭謝天地覃恩不隔磨勘有併遷者於是
朝士始多皇祐明堂覃恩隔磨勘人情苦其不均英
宗與上卽位故復用恭謝之例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
郊呂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每大禮兩府加恩功臣階勲食邑實封內得三種學
士至待制大兩省得階勲而下二種大卿監至少卿
監一種得加食邑郎中而下至朝京官一種階勲而
已

凡加食邑宰相千戶實封四百戶餘降麻官食邑七
百戶實封三百戶直學士以上食邑五百戶實封二
百戶舍人待制散尚書至少卿監以上食邑三百戶
實封一百戶

凡食邑三百戶封縣開國男五百戶封子七百戶封
伯千戶封郡侯二千戶封公千五百戶以上始加實
封

通鑑綱目 卷九
唐大帝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書令侍中皆
正三品大曆中並升爲二品晉天福五年升中書門
下平章事爲正二品國初樞密使吳延祚以父諱璋
加同中書門下二品用升品也

每南郊大禮循唐制命五使宰相爲大禮使學士爲
禮儀使鹵簿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知開封府爲橋
道頓遞使而禮儀使本太常卿事尚書兵部主字圖
鹵簿使是其職也儀仗使排列之而鹵簿使督攝之
其職事頗相通真宗時東封西祀奉祀皆輔臣爲五

使南郊則用學士而下仁宗藉田恭謝
饗上大饗並循真廟之制

春明退朝錄卷中

予嘗判官誥院知制誥時又提舉兵吏司封官誥院
 而不白司勳恐遺之也凡文臣及節度觀察防團刺
 史司使副內殿承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軍至軍
 校環衛官用兵部印封爵命婦用司封印加勳用司
 勳印

凡官誥之制后妃銷金雲龍羅紙十七張銷金襍袋
 寶裝軸紅絲網金帔楷公主銷金大鳳羅紙十七張
 銷金襍袋瑋瑁軸紅絲網塗金銀帔楷

按皇后當降制誥不裝

通鑑 卷之八
誥身而用冊本朝諸后皆止用告景祐
元年立后始用冊治平熙寧皆循之 親王宰相使

相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襖袋犀軸色帶紫
絲網銀帑楷樞密使三師三公前宰相至僕射東宮
三師嗣王郡王節度使白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
暈錦襖袋犀軸色帶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知院同知
院簽書院事宣徽使僕射東宮三師御史大夫宗室
率府副率以上白背五色綾紙十七張暈錦襖袋牙
軸色帶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東宮三
少六統軍上將軍留後觀察使同上惟用法錦襖

用翠毛獅子錦以
暈錦非舊制也 三司使翰林學士承旨至直學士

待制丞郎御史中丞大兩省賓客大卿監察酒詹事
庶子大將軍防團刺史橫行使內諸司使軍職遙郡
樞密都承旨初除駙馬都尉白綾大紙七張法錦襖
大牙軸色帶三司副使少卿監司業起居郎至正言
知雜至監察御史郎中員外郎四赤令諭德少詹事
家令率更令太子僕太常博士節度行軍司馬副使
橫行副使諸司副使樞密副承旨軍職都指揮使忠
佐馬軍步軍都軍頭以上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并

不遥郡者白綾大紙七張大錦標牙軸青帶國子博士至洗馬通事舍人諸王友六尚奉御諸衛將軍承制崇班閣門祗候五官正諸州別駕樞密院諸房承旨如官至將軍以上用大綾紙大錦標大牙軸兩使判官防團副使率府率副率京官館職堂後官中書樞密院主事諸軍職都虞候忠佐馬軍步軍副都軍頭諸班指揮使藩方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內供奉官至內品白綾中紙五張中錦標中牙軸青帶祕書郎至將作監主簿白綾小紙五張黃錦標角軸青帶幕職州縣官靈

臺郎保章正諸州長史司馬中書錄事主書守當官樞密院令史書令史諸軍指揮使內品待詔書執白綾小紙五紙小錦標木軸青帶諸蕃蠻子大將軍司階司戈司候郎將以上並白綾大紙法錦大牙軸色帶凡修儀婉容才人貴人美人銷金小鳳羅紙七張銷金襖袋璫瑁軸紅絲網塗金銀帔楷司言司正尚衣尚食典寶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內降夫人郡君團窠羅紙七張暈銀標袋宗室婦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宗室女素羅紙七張法錦標袋

國夫人銷金團窠五色羅紙七張暈錦標袋郡夫人

常使金花羅紙七張見任兩府母法錦標袋以上至

正等皆用瑇瑁郡君縣太君遙郡刺史正郎以上妻司言司

並銷金常使羅紙七張餘命婦並素羅紙七張

凡封贈父祖為降麻官用白背五色綾紙法錦標大

牙軸餘雖極品止給大綾紙法錦標大牙軸

凡朝士父在經大禮推恩得致仕官不給奉父任陞

朝官以上致仕自得奉舊制若因其子更加秩則不

給奉

凡宰相使相母封國太夫人妻封國夫人樞密使副

使參知政事尚書節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

人樞密參政母經南直學士以上給諫太卿監觀察

使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舊制學士官至諫議大夫

改少卿監防團以下至陞朝官母封縣太君妻封縣

君

凡輔臣宣徽使初入封三代為東宮三少曾祖為少

傳父為少師保祖為少因進官或遇大禮進加至太師兩令國公使

相節度使亦封三代尚書資政殿大學士三司使封

二代至太尉

大學士自
如兩府例

學士至待制封一代至太尉

餘陞朝官以上至吏部尚書

父歷兩府贈至師令國
公歷兩制大兩省贈至

太尉

唐相止贈一代權德輿罷相為檢校吏部尚書與

元節度使自潤州改葬其父於東都亡祖之域其祖

倕終右羽林軍錄事參軍因表納檢校吏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請回贈祖一官詔不許納官特贈倕尚書

禮部郎中

德輿在遷祔式假內公事皆差官服慘服
句當有敕使及別奉詔命即令權承進上

唐制宰相不兼尚書左右丞蓋僕射常為宰相而丞

轄留省中領事元和中韋貫之為右丞平章事不久

而遷中書侍郎又僕射給諫皆不為致仕官然楊於

陵為左僕射致仕

本朝沈相倫亦
以僕射致仕

唐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

舍人院出制天禧中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

部尚書參知政事先公在西閣當制至和中韓魏公

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故事

也

皇祐中宗袞請置家廟下兩制禮官議以為廟室當

靈長若身沒而子孫官微即廟隨毀請以其子孫襲

三品階勳及爵庶常得奉祀不報

祕府有唐孟詵家祭儀孫氏仲饗儀數種大抵以士人家用臺卓享祀類几筵乃是凶祭其四仲吉祭當用平面氈條屏風而已

漢乾祐中除樞密使始降麻如將相之制本朝循之石元懿罷爲僕射亦降麻高文莊田宣簡呂寶臣罷止舍人院出告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黃唐卿爲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爲句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似猿

天聖中錢文僖留守西都而應天院有三聖御像去府僅十里朔望集衆官朝拜未曉而往朝拜畢三杯而退文僖戲爲句曰正好睡時行十里不交談處飲三杯又有人送驢肉復曰廳前捉到須依法合內盛來定付厨

宗袞嘗賞黃子溫詩子溫名孝恭天聖八年登進士第爲大理寺丞失官其從兄子思亦善詩詠懷曰日者未知裴令貴世人爭笑禰生狂重午日風簷燕引

通朝錄
五六子露井榴開三四花子思名孝先天聖三年登
進士第終太常博士

治平三年予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
命草某人爲邃清殿學士制旣寤不能記其姓名及
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舍
人呂縉叔草制除邵不疑爲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
承旨張公所作詔云迺規層宇正字犯
御名邃在西清恍
然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

尊號起於唐中宗稱應天神龍皇帝後明皇稱開元
神武皇帝自後率如之陸贄嘗以諫德宗宗袞著尊
號錄一篇繫以贊云損之又損天下歸仁蓋託諷焉
上卽位羣臣凡再上尊號率不許

李尚書維有三兄文靖丞相贄尚書虞部員外郎源
太子中舍皆五十八而終尚書亦是歲大病懇言於
朝乃罷翰林學士換集賢院學士出知許州王給事
博文與其子景彞皆貳樞然並踰月而終

歐陽少師言爲河北都轉運使冬月按部至滄景聞
於野亭夜半聞車旂兵馬之聲幾達旦不絕問宿彼

處人云此海神移徙五七年間一有之

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涉爲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

几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唐內臣爲中尉惟贈大都督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品同爲知隔品爲判自後惟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爲判餘並爲知州

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朱崖吳正肅與尚書張父安道樞副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由登用而朝廷多峻加其父恩命

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爲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孺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此外無所紀蓋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蕃臣而事不聞朝廷也而汴河亦不聞疏通之事惟鄭畋

通鑑綱目 卷之四
集載爲相時汴河淀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
導仍令宣武感化節度使嚴帖州縣封閉公私斗門
感化卽徐州也

唐兩京皆有三館而各爲之所所以逐館命修撰文
字本朝三館合爲一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總
目則在崇文院餘各置局他所蓋避衆人所見太宗
實錄在諸王賜食廳真宗實錄在元符觀祥符中修
冊府元龜王文穆爲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徽南院
廳以便其事自後遂修國史會要名曰編修院又修

仁宗實錄而英宗實錄同時並修遂在慶寧宮史館
領日曆局置修撰二員宰相爲監修自置編修院以
修撰一人主之而日曆等書皆析歸編修院

唐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
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參武官
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
參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

王沂公家
一本云四

品以上九日十九
日二十九日再參其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
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準職事參其洪

正字犯
宜祖廟

諱文館及國子監博士學生每季參若雨雪霑服失

容及泥潦並停以上唐儀制令凡京百司有常參官謂五品

以上職事官八品以上供奉官以上唐六典正正字犯仁宗嫌名

元二年敕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武官

充禁軍職事並不常朝參其在三館等諸職掌者並

朝參訖各歸所務是年御史中丞竇參奏常參文武

官準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遂許分日待戎事稍平

即依常式其武官準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三品以

上更加三參頃並停廢今請準令却復舊儀十三年

御史臺奏諸司常參文官隔假三日以上並以橫行

參假其武班每月先配九參六參九參謂一月九次六參謂一月六次

今後每經三節假滿縱不是本配入日並依文官例

橫行參假以上唐會要後唐同光二年四方館奏今後除

隨駕將校及外方造奉專使文武兩班三品以上官

可於內殿對見其餘並詣正衙從之天成元年御劄

賜文武百僚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

每月朔望日賜廊下食唐室承平時常參官每日朝

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罷之惟月旦入閣日

賜食明宗即位諫官請文武百僚五日一起居見帝於便殿李琪以為非故事以五日為繁請每月朔望日入閣賜廊下食罷五日起居之儀至是宣旨朔望入閣外五日一起居以為常天成元年敕今後若遇不坐正殿日未御內殿前便令閣門使宣不坐放朝班退是年御史臺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於正衙謝辭每遇內殿起居日百官不於正衙敘班其差使及新除官辭謝不令參謝每內殿起居日百僚先敘班於文明殿庭候辭謝官退則班入內殿從之晉天

福二年中書門下奏在內廷諸司使等每除正官請令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其京官未陞朝官祇赴朔望朝參從之以上五代會要國朝諸在京文武陞朝官每日朝其有制免常朝者五日一參起居國朝令文按唐制文武職事官並赴常參武班五日一參又有三日一參五日參并朔望為六參三日參乃九參所謂常參官未有無職事者由後唐同光中乃分常朝內殿凡隨駕將校外方進奉使文武三品以上官即於內殿對見其餘並詣正衙至天成初詔文武百官每日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

起居其趨朝官遇宣不坐放朝各退歸司本朝視朝之制文德殿日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日赴是謂常朝垂拱殿日內殿宰臣樞密使以下要近職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釐務令釐務並赴內朝謂之百官大起居是則奉朝之制自爲三等蓋天子坐朝莫先於正衙殿於禮群臣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猶立班俟放朝乃退

唐有

職事者謂之常參今隸外朝不釐務者謂之常參

唐日御宣政設殿中細仗兵部旂旛等於廷朝官退

皆賜食自開元後朔望宗廟上牙槃食明皇意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喚仗入閤門遂有入閤之名在唐時殊不爲盛禮唐末常御殿更無仗遇朔望特設之趨朝者仍給廊下食所以鄭谷輩多形於詩詠嘆美而五代之不絕祖宗數御文德殿行入閤禮熙寧二年予被詔修閤門儀制以爲文德入閤非是當喚仗御紫宸殿請下兩制與太常議之學士承旨王公珪等以爲入閤是唐日坐朝之儀不足行詔削去其禮予與閤門諸君因請如唐御宣政禮量設仗衛御

通鑑 卷中
之詔乃可今朔望御文德殿始於此也閣門有舊入
閣圖頗約其禮而簡便之凡文武官百人執仗四百
人其五龍五鳳五嶽五星旗御馬皆立殿門之外舊
制凡連假三日而著於令者宰相至陞朝官盡赴文
德殿參假謂之橫行次日百官仍赴內殿起居近年
連假後多便起而廢橫行之禮

吏部流內銓每除官皆云權判正衙謝復正謝前殿
引選人謝辭繇唐以來謂之對別判銓與選人同入
廷居畢判銓於殿廷近北西嚮立選人謝辭訖出判

銓官亦謝而出近止令選人門謝辭判銓不復入
魏野居於陝郊其地頗有水竹之勝客至必留連飲
酒真宗時聘召不起天禧中卒贈祕書省著作郎野
子閑有父風皇祐中天章閣待制李公昭遇守陝言
於朝賜號清逸處士

古者將葬請謚以易名近世多豪殯或已葬而請謚
唐獨孤及謚郭知運而右司員外郎崔夏以爲知運
葬已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及以爲請謚者五
家皆在葬後苗大師一年呂諲四年盧奕五年顏杲

卿八年獨知運遂以過時見抑且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舉奪殊制不可遂謚知運曰威

國朝以來博士爲謚考功覆之皆得濡潤慶曆八年有言博士以美謚加於人以利濡潤有同納賂有詔不許收所遺於是舊臣子孫競來請謚旣而禮院厭其煩遂奏釐革嘉祐中李尚書維家復來請謚博士呂縉叔引詔以罷之

唐制兼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曾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後終吏部侍郎而贈禮部尚書是也又觀察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謚國初以來惟正官三品方得謚兼官贈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至正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實元中光祿卿知河陽鄭立卒而輟朝非故事也

上元然鐙或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鐙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山鐙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鐙文宗開成中建鐙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

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初元游觀之盛冠於前代

周禮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櫜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時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賜近臣戚里本朝因之惟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厚贈非賜例也

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盡圮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中有臺謝以閱水戲而士人游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卽踰曲江之盛也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邸遂列十殿而五福君綦二太一處前殿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服霓衣天聖中建西太一宮前殿處五福君綦大遊三太一亦用通天絳紗之制餘亦道冠霓衣熙寧五年建中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

院乃具兩狀一如東西二宮之制一請盡服通天絳紗會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乃盡服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綠髹器始於王冀公家祥符天禧中每爲會卽盛陳之然製自江南頗質朴慶曆後浙中始造盛行於時嘉祐初兗國公主降李瑋時少師歐陽公長禮臺與諸博士折衷婚禮頗放古制治平中邵不疑以知制告權知諫院請選官撰本朝冠喪祭之禮乃詔禮院詳定遂奏請置局於本院不許因循寢之

皇祐二年七月李侍中用和卒詔輟視詔下禮院乃檢會李繼隆例院吏用印紙申請自二十一日至五日輟朝而二十四日太廟孟饗在輟朝之內同知院范侍郎鎮引春秋仲遂卒猶緇請罷饗判寺宋景文以日遽集議不及止之會緇見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敕石保吉卒輟四日五日七日朝三日其六日太廟孟饗已是大祠不坐又二十六日宣祖忌行香奉慰予時同知院欲請移輟二十七日朝判寺王原叔言與申請反覆遂亦止

歐陽少師提總修太常因革禮遣姚子張闢見問
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
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曆其赦制云
律且協於黃鍾日正臨於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
甲子郊也及修實錄以此兩句太質而削去之遂失
其義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復在晦宗袞遂建明堂
之禮

張唐公言徐常侍謫邠州時柳仲塗開爲守頃之鄭
仲賢文寶爲陝西轉運使鄭卽騎省門人也到官卽
來致謁而仲塗郡務不舉頗憚其來乃先懇於徐公
鄭旣謁見徐曰柳侯甚奉畏鄭翌日而還

列子廟在鄭州圃川其地有小城貌甚古相傳有唐
李德裕王起題名而前輩畱紀甚多景祐中王文惠
公爲章惠太后園陵使還請增葺之於是舊迹都盡
今其榜陳文惠之筆

孟州汜水縣有武牢關城城內有山數峰一峰上有
唐昭武廟按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昭武廟乃神堯
太宗塑像今殿內有二人立而以冠傳付之貌或云

失二帝塑像而但存侍者故也

李文正公罷相爲僕射奉朝請居城東北隅昭慶坊去禁門遼遠每五鼓則興置白居易集數冊於茶鐻中至安遠門仗舍然燭觀之俟啟鑰則赴朝雍熙二年三月詔中書申後兩棒鼓出樞密院申後四棒鼓出

開寶六年六月敕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臣趙普同議公事是月又敕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後宜令宰臣趙普與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輪知既而復有釐革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摶位在宰相之後至道中寇萊公爲參知政事復與宰臣輪日知印正衙押班其摶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敕齊列衙街衢並馬宰相使相士事并有公事並升都堂及萊公罷遂詔只令宰臣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祠祭行香正衙摶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升都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卽不得升

景德四年六月敕臣僚自外到闕及在京主執如有

公事並日逐於巳時以前中書密院聚廳相見其後復分廳見客慶曆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太宗製笏頭帶以賜輔臣其罷免尚亦服之至祥符中趙文定罷參知政事為兵部侍郎後數載除景靈宮副使真宗命廷賜御仙花帶與繡鞵遂服御仙帶自後二府罷者學士與散官通服此帶遂以為故事予親見蔡文忠罷參知政事為戶部侍郎服此帶蓋曾為學士用詔文金帶曾經賜者許繫之

兩學士清災答職為中書舍人仍舊服金帶官例皆如此景祐三年八月方著詔

先公為翰林及侍讀其宰相罷

免雖散官並依舊服笏帶李文定天聖中自祕書監來朝除刑部侍郎並服笏帶近有罷參政者黑帶佩魚而入非故事也入兩府自黑帶賜笏帶者太宗朝例甚多祥符中張文節自待制為中丞而參政事天聖中姜侍郎自三司副使為諫議大夫而樞密並賜如上

春明退朝錄卷下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絹涼繖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惟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六年六月始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

丁晉公天禧中鎮金陵臨秦淮建亭名曰賞心中設屏及唐人所畫袁安卧雪圖時稱名筆後人以蘆鴈圖易之嘉祐初王侍郎君玉守金陵建白鷺亭於其西皆棟宇軒敞盡覽江山之勝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有薰風樓綠莎廳揚州有

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今皆易其名或不復見

祕府書畫予盡得觀之二王真蹟內三兩卷有陶穀尚書跋尾者尤奇其畫梁令瓚二十八宿真形圖李思訓著色山水韓滉水牛東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熙唐希雅蜀黃筌父子畫筆甚多

王祁公家有晉諸賢墨蹟唐相王廣津所寶有永存珍祕圖刻闔立本畫老子西昇經唐人畫鎖諫圖王冀公家褚遂良書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見祿東贊步

輦圖錢文僖家書畫最多有大令黃庭經李邕雜蹟錢宣靖家王維草堂圖周安惠家獻之洛神賦蘇侍郎家魏鄭公諫太宗圖楚樞密有江都王馬王尚書

仲儀有回文織錦圖

以上皆錄見者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羽或云自唐所植卽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近人有收漢祖過沛圖者畫蹟頗佳而有僧爲觀者所指翌日並加僧以幅巾

金閣老王勝之轉運兩浙於民家得唐沈旣濟所撰

劉展亂紀一卷時唐書已成所載展事殊略按展上元元年爲宋州刺史與御史中丞李銑皆副淮西節度使王仲昇銑貪暴無法而展性剛鯁不折王仲昇奏銑狀而誅之次謀及展然展居睢陽有兵權難亟圖乃與監軍使邢延恩矯詔以展爲都統江南淮南節度防禦使代李暉欲其赴鎮於塗中執之也展頗以爲疑遣使請符節於暉既得之悉舉睢陽兵七千人赴廣陵延恩始約李暉與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展及事露傳檄州郡言展反狀發兵距之展亦

露布言李暉反而南北警急文檄交馳於道景山渡淮陳於徐城洪爲展所敗又破李暉於下蜀二年命田神功舉平盧軍東下展迎擊爲神功再破之遂棄廣陵而奔江南以舟師自金山引鬪神功有五船而展殺其二船後爲賈隱林射展中目因而斬之傳首京師收器械三千餘萬展旣平租庸使元載以吳越雖兵荒後民產猶給乃辟召豪吏分宰列邑以重歛之其州縣賦調積有逋違乃稽諸版籍通校大數八年之賦舉空名以歛之其科率之例不約戶品之上

下但家有粟帛者則以人徒圍襲如擒捕寇盜然後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七八九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厚歛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所嫌避一云世人謂酒酣為白著既為刻薄之後人不堪其困弊則必顛沛酪酏如飲者之著也

劉晏傳中與此亦有白著差異

渤海

高云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其所紀用兵次第甚詳此槩舉之云

賈直孺在翰林建言皇子不當為檢校師傅乃詔止除檢校太尉

九宮貴神始天寶初術士蘇嘉慶上言請置壇明皇親祠及王璵為相又勸肅宗親祠大和中監察御史舒元輿論列遂降為中祀會昌中李德裕為相復為大祀宣宗時又降為中祀乾符中宰相崔彥昭因歲旱禱兩獲應又升為大祀

宗袞言世傳魏鍾繇表云癘憤怒之眾癘非可通勉勵之意恐古人借使又疑其誤

宰相三入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

皆三人

學士三人李文正劉中山子儀

中山三人王堂集云
三人翰林皆待詔楊

昭度宣召入院其
舉自代皆宣獻公

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鄲五入

而一不拜

建隆三年十二月班簿二百二十四員文班一百五

十四人內南班一百一十人兩省二十七人學士三

人留司十人武班七十四人內留司一十一人

梁開平二年南郊執儀仗兵士二千九百七十人建

隆四年郊兵部執儀仗兵士一萬三千六十人太常

寺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太僕寺推駕兵士六百八

十二人六軍執擊人員兵士五百五十二人左右金

吾街仗各一百五十二人左金吾仗三百五十八人

右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殿中省押番人員并執擊

兵士共五百三十一人司天臺一百六十二人八司

都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合兵部二萬七千四百三十

三人

予家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嘗

中夜有白虹自淝水起亘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沒

自是吳人閉壁踰年殍殍者甚衆及劉仁贍以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蕪廢又曰江南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宇焚燹殆盡又曰近朝皇太后皇后皆有印篆文曰皇太后之印皇后之印故事二宮立各有宮名長秋長樂長信之類是也宜以宮名爲文至尊之位亦不合言卽當云某宮之寶

又曰近世諸王公主制中稱皇子皇弟皇女疑皇字相承爲例止合云第幾子第幾弟第幾女云

又曰江南有國時田每十畝蠲一畝半以充瘠薄又曰罰俸例一品八貫二品六貫三品五貫四品三貫五百五品三貫六品二貫七品一貫七百五十八品一貫三百九品一貫五十

又曰上古以來逐朝曆名黃帝起元用辛卯曆顓帝用乙卯曆虞用戊午曆夏用丙寅曆成湯用甲寅曆周用丁巳曆魯用庚子曆秦用乙卯曆漢用太初曆四分曆三統曆魏用黃初曆景初曆晉用元正字犯聖祖名始曆合元萬分曆宋用大明曆元嘉曆齊用天保曆

同章曆正象曆後魏用興和曆正元曆正象曆梁用
 大同曆乾象曆永昌曆後周用天和曆丙寅曆明元
 正字犯曆隋用甲子曆開皇曆皇極曆大業曆唐用
 聖祖名 戊寅曆麟德曆神龍曆大衍曆元和觀象曆長慶宣
 明曆寶應曆正元曆景福崇元 正字犯 曆晉天福用
 調元曆周顯德用欽天曆云本朝太祖用應天曆太
 宗用乾元曆真宗用宍天曆仁宗用崇天曆英宗用
 明天曆已而復用崇天曆

忠懿錢尚父自國初至歸朝其貢奉之物著錄行於

時今大宴所施塗金銀花鳳後猊壓舞茵蠻人及銀
 裝龍鳳鼓皆其所進也凡獻銀絹綾錦乳香金器壽
 瑁寶器通天帶之外其銀香龍香象獅子鶴鹿孔雀
 每集皆千餘兩又有香囊酒斝諸什器莫能悉數祥
 符天聖經火多藝去今太常有銀飾鼓十枚尚存
 外臣除節度使景德前止舍人院作制楊文公外制
 集議潘羅支廝鐸督朔方軍節度數制是也其後遂
 學士院降麻如大禮加恩在將相後數日方下然不
 鎖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將相例鎖院告廷矣

交州進奉使舊多遣兵馬使或攝管內刺史或靜海節度賓幕之職及其歸多加檢校官或就遷其職如行軍司馬副使之類近皆自稱王官又以王官命之尚書省舊制尚書侍郎郎官不得著鞞鞵過都堂門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選限內不朝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皆預內朝而流內銓止趨五日起居疑循舊制也

丁晉公馮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嘗冠貂蟬杜祁公相甫百日當慶曆四年郊祠貂冠公袞又升輅奉而改謚諸后

杜祁公罷相知兗州寓北郊佛寺以待兗州接人踰再浹日會宗袞自汝陽召還過其寺造謁而杜公曰處此幾與在中書日同矣旦暮北去欲識壁云淳汾陽曾留此蓋自戲其居位不又也

杜祁公休退居南都客至無不見止服衫帽嘗曰七十致政可用高士服乎

唐宰相奉朝請卽退延英止論政事大體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今所存有開元宰相奏請狀二卷

鄭畋鳳池彙草內載兩爲相奏擬狀數卷祕府有擬狀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紀其人履歷性行論請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寇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宰相蓋嬾於命詞也今中書日進呈差除退卽批聖旨而同列押字國初范魯公始爲之

李西樞憲成爲知制告尚衣緋出守荆南召爲學士閤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乃并賜三品服太宗命製毬路笏帶賜輔臣後雖罷免亦服焉趙文定罷參知政事頃之除景靈宮副使賜以御仙帶自

後罷宰相仍服笏帶罷參樞皆止服御仙帶

江南有清輝殿學士張公洎爲之蜀有麗文殿學士韓昭爲之今契丹有乾文閣待制

皇后有謚起於東漢自是至于隋皆單謚光烈陰皇后明德馬皇后和熹鄧皇后文獻獨孤皇后是也史家取帝謚冠其上以別之如云光烈皇后陰氏明之德皇后馬氏也非謂欲連帝謚而名之也然則質家尚單文家尚複後世或用複謚如唐正

正字犯仁
宗嫌名 觀

中長孫皇后謚文德後太宗謚文皇帝文德自是複

謚其議自用二名偶同太宗之謚爾中宗謚孝和趙氏謚和思言取帝謚配之其後昭成肅明元獻章欽

正字犯翼祖廟諱

獻真昭德莊憲諸后皆不連帝謚國初追

尊四廟三祖之后冠以帝謚及杜太后崩始謚明憲未幾欲同三祖之后遂改昭憲及太祖諸后自連孝字太宗后連德字真宗后連莊字皆用複謚非連帝謚爲義慶曆中乃言孝字連太祖謚德字連太宗謚逐改爲章以連真宗謚且祖宗謚號皆十餘字豈止配一字爲義又大祖功烈豈專以孝稱太宗后連德

字乃在下文與祖宗后謚文不對可如東漢諸后單舉之乎皇祐中予爲禮官龍圖閣直學士趙周翰奏議甚詳下禮院時新以章易莊朝廷以宗廟事重不欲數更張遂寢其所奏

祖宗朝使相節度使未嘗有領京師官局者其奉朝請必改他官多爲東宮三少上將軍統軍趙中令以使相自河陽還除太子少保至明道中錢相始爲景靈宮使治平中武康節度李公端愿始爲醴泉觀使至和中仁宗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升遐深惡其年號

趣詔中書改之是歲以郊爲恭謝天地改元曰嘉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爲字有廟江壖乃爲
人狀龍圖閣直學士陳公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
廟塚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
太祖時大卿監卒皆輟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
三品皆不得謚曾任三品官乃得謚真宗大中祥
中命陳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書節度使
始輟朝贈尚書節度使許定謚自後遵用其制而
曆實錄國史皆遺其事

尚父錢忠懿王自太祖開基貢獻不絕帝以其恭
待之甚厚及討江南命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
置使屢獻戎捷及拔常州拜守太師依前尚書令
中書令吳越國王又親赴行營帝益嘉之詔令歸
江南平亟請入覲許之旣至會太祖幸洛陽郊禋
駕有日矣詔趣其還忠懿臨別面敘感戀願子孫
世奉藩太祖謂曰盡吾一生盡汝一生令汝享有
浙也忠懿以帝賜重約旣得歸喜甚以爲太保其
矣是歲永昌鼎成後二年來朝遂舉版籍納王府

唐王及善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太祖開寶九年以中外無事始詔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輔臣猶對於後殿問聖體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猶對輔臣至夕帝崩李南陽永熙挽詞曰朝馮玉儿言猶在夜啟金滕事已非時稱佳作至真宗時旬假輔臣始不入寶元中西事方興假日視事慶曆初乃如舊

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寄

語江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後履道宅爲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秦王從榮又寫本寘院之經藏今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藏皆篇目次第非真與今吳蜀摹版無異

夏鄭公爲宣徽使忠武軍節度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道經許昌時李邯鄲爲守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待之夏公以爲知體

凡公家文書之橐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今祕府有梁朝宣底二卷卽正

正字犯仁明宗嫌名

中崇政院書也檢卽州縣通稱焉

祖宗時宰相罷免唯趙令得使相餘多本官歸班參
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以侍讀學士知南京天聖
中王文康以資政殿學士知陝州自慶曆後解罷率
皆得職焉

祖宗時唯樞密直學士帶出外任李尚書維罷翰林
爲集賢院學士知許州劉中山子儀自翰林爲臺丞
李憲成以翰林權使三司皆斬出並以樞密直學士
劉知穎州李知洪州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讀兩學士

改龍圖閣學士知密州自翰林改龍圖而出藩繇文
忠始也近歲率帶侍讀及端明學士邢公昂以侍讀
學士知曹州孫宣公亦以侍講知兗州二公皆久奉
勸講遂優以其職補外自張文節以舊輔臣帶侍讀
出守至寶元年梅公詢始以侍讀學士知許州侍讀
帶外任自梅公始也其後翰林出者率皆換此職
晁文元公天禧中自翰林承旨換集賢院學士判西
京留臺吳正肅公皇祐中以資政殿學士李少師公
明嘉祐中以龍圖閣直學士並換集賢判西臺近歲

進朝錄 卷下
皆以禁職分臺

太宗命創方圖毬路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文臣
明道初張徐公爲樞密使兼侍中獨得賜之皇祐初
李侍中用和以叔舅斬賜時王侍中貽永爲樞密使
遂并賜之其後曹侍中亦以叔舅而賜焉

文穆王冀公天聖初再爲相旣拜命謝恩卽請詣景
靈宮奉真殿朝謝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
場託先公爲齋文其略曰奉諱之初謝病於外臨西
宮而莫及企南狩以方遙失其本餘不盡記自後二

府初拜恩入謝卽詣景靈宮蓋踵冀公故事也

凡拜職人謝多有對賜拜官加勳封謝恩雖二府亦
無有景德初王冀公以參知政事判大名府召還加
邑封時契丹方講好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謝特命
以衣帶鞍馬賜之自後二府轉官加階勳封邑入謝
並有對賜

慶曆四年賈魏公建議修唐書始令在館學士人供
唐書外故事二件積累旣多乃請曾魯公掌侍郎唐
卿公釐附於本傳五年夏命四判館二修撰刊修時

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今趙少師判館閣張尚書余尚書安道爲修撰又命編修官六人曾魯公趙龍閣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龍閣不疑與子而魏公爲提舉魏公罷相陳恭公不肯領次當宋元憲而以景立爲嫌乃用丁文簡丁公薨劉丞相代之劉公罷相王文安代之王公薨曾魯公代之遂成書初景文修慶曆編敕未暇到局而趙少師請守蘇州王文安丁母憂張楊皆出外後遂景文獨下筆久之歐少師領刊修遂分作紀志魯公始亦以編敕不入局

周翰亦未嘗至後辭之公南過開封幕不疑以疾辭去遂命王忠簡景彞補其缺頃之呂縉叔入居劉仲更始修天文曆志後充編修官將卒業而梅聖俞入局修方鎮百官表嘉祐五年六月成書魯公以提舉日淺自辭賞典唯賜器弊歐宋二公范王與金皆遷一官縉叔直祕閣仲更崇文院檢討未謝而卒聖俞先一月餘卒詔官其一子初編修官作志草而景彞分禮儀與兵志探討唐事甚詳而卒不用後求其本不獲縉叔欲作釋音補少遺逸事亦不能成

太尉舊在三師之下繇唐以來以上公爲重李光弼
自司空爲太尉薨贈太保郭子儀自司徒爲太尉薨
贈太師李德裕自司徒爲太尉皆以超拜李載義自
司徒爲太保王智興自司徒爲太傅二人府具贈太
尉是以上公寵待宗臣餘雖有功可遷保傅而掌武
之尊不可得也五代至國初節度使皆自檢校太傅
遷太尉太尉遷太師然無升秩明文

北都使宅舊有遷馬廳按唐韓偓使云外使進鷹初
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每乘馬必中官馭以
進謂之過馬旣乘之蹶斯鳴也蓋唐時方鎮亦倣
之因而名廳事也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名集賢館學士徐堅等討集故
事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公子儀愛其書曰
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二府舊以官相壓李文正自文明殿學士工部尚書
爲參知政事而宋惠安公乃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遷刑部尚書居其上至祥符末王沂公與張文節
公同參知政事王轉給事中張轉工部侍郎而班沂

公下意頗不悅乃復還貳卿之命止以舊官優加階
邑自後第以先後入為次序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
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
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
名曰太平御覽又詔翰林承旨蘇公易簡道士韓德
純僧贊寧集三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卷書成之贊寧
為首坐其書不傳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
曰冊府元龜不欲以后妃婦人等事廁其間別纂形

管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僖公哀歷代帝王文章為
宸章集二十五卷復集婦人文章為十五卷亦世不
傳

樞密院問降宣故事具典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

二卷載朱梁正正字犯仁 宗嫌名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

月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於方鎮等處

其間有云宣頭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樞密院為崇政

院始置使以大臣領之任以政事正正字犯仁 宗嫌名明年

是李振為使當時以宣傳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樞密

院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與中書敕並行雖無所明見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時晉天福五年改樞密院承旨爲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也繫日月姓名者此所以爲底間今尚仍舊名

熙寧七年
月十三日

或問今之敕起何時按蔡邕獨斷曰天子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然自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從敕字予家有景龍年敕其制蓋須由中書門下省故劉禕之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唐時政事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

必中書令宣侍郎奉舍人行進入畫敕字此所以爲敕也然後政事堂出牒布於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慶曆中予與蘇子美同在館子美嘗携其遠祖珣唐時敕數本來觀與予家者一同字書不載勅字而近世所用也皇祐二仁宗始祀明堂范文正公時守杭州而杜止獻致政居南都蔣侍郎希魯致政居蘇州皆年書體康范公建言朝廷部禮宜召元老舊德陪位于廷於是乃詔南都起杜公西都起任安惠公陪祀供帳都亭驛以待焉二公卒不至加賜衣帶器

弊賜一于出身自後前兩府致政者大禮前率有詔
召之然亦無至者禮畢皆賜衣帶器弊焉

本朝兩省清望官尚書省郎並出入重載官祖宗時
兩制亦同之王黃州罷翰林滁州謝上表云臣頭有
重戴身彼朝章是也其後祥符天禧間兩制並徹去
之非故事也祖宗時未有磨勘每遇郊祀等恩皆轉
官未滿二載者不轉官例加五階王黃州自知制告
未有勲便加柱國在滁州爲散郎自承奉郎加朝散
大夫階

宋僭後唐明宗之外孫漢太祖之駙馬歷累鎮節度
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開寶皇
后最居長韓樞密崇訓寇萊公王武恭公皆其壻也
多享國封張尚書安道言嘗收得舊本道家奏章圖
其天門有三人守衛之皆金甲狀謂葛將軍掌旌周
將軍掌節其一志記嘉祐初仁宗夢至大野中如迭錯失
道左右侍衛皆不復見旣而遙望天際有旛幢車騎
乘雲而至輟乘以奉帝帝問何人荅何葛將軍也以
儀衛護送帝至宮闕乃寤後詔令宮觀設像供事之

於道書中求其名位然不得如圖之詳也

護送帝至宮闕乃寤後詔令宮觀設像供事之於道書中求其名位然不得如圖之詳也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鑑建言曆日六十甲子外更畱二十年太宗以謂支于相承雖止於六十本命之外卻從一歲起首並不見當生紀年若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願之人猶見本年號令司天議之司天請如上旨印造新曆頒行可之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為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予按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得之矣

太宗淳化五年日曆載上謂侍臣曰聽斷天下事直須耐煩方盡臣下之情昔莊宗可謂百戰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謂懵然矣終日沈飲聽鄭衛之聲與胡樂合奏自昏徹旦謂之恬帳半酣之後置畎酒篋沈醉朕弓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擊銀器言其中的與俳優輩結十弟兄每略與近臣商議事必

傳語伶人叙相見遲晚之由縱兵出獵涉旬不返於
 優倡猥雜之中復自矜寫春秋不知當時刑政何如
 也蘇易簡書於時政曰上自潛躍以求多詳延故老
 問以前代興廢之由銘之於心以為鑑戒上來數事
 皆史傳不載秉筆之臣得以紀錄焉

唐日曆正

正字犯仁宗嫌名

觀十年十月詔始用黃麻紙寫

詔敕又曰上元三年閏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為
 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已後尚書省頒下諸
 司及州下縣宜並用黃紙

魏志劉放孫資勸明帝召司馬宣王帝納其言即以

黃紙令
 放作謹

澠水燕談錄

宋 王闢之

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勤公事已回奏對臣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深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皇祐末契丹請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享祀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歌以詠祖宗功德也他國

可用耶使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仁宗具言使者不敢
復請

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宋有潁州先生堯
佐字希道號智餘子年八十不爲天官一品不爲賤
老而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於先秦國太夫人
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

范文正公知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望見
纓經數人營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
於邠將出殯近郊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卽輟寢
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孫明復先生近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髮皓白著春
秋尊王嚴十五篇爲春秋學士未有過之者也故相
李文正公守衮就見之嘆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誰
事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奈何弟之女賢可以奉
先生箕帚固辭文定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
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
先生曰宰相國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
衰老藜藿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余不可不成相

海內英言金
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其淡薄事先生以盡婦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趙普好學著述太宗擢典制誥逾月卒子束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媒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微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迫

汝遠矣迎三女歸京師擇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傳以厲天下云

曹天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常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子也令儀曰女素寡悔何苦而爲盜邪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旣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甚夜負錢以歸恐爲人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侄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教之子假姪傑倣舉進士第今

爲南曹令

眉山蘇詢少不喜學幾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爲吾學也焚其文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嘉祐初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于朝士大夫爭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於是父子各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詢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也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勘契之儀其制以竹爲塗長三尺鏤金飾其端緘以泥金縫囊金吾掌之金塗銅爲錠長三尺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闈吏闔扉以問曰南來者爲誰駕前司告曰大皇皇帝奏請行勘箭之儀施交勘奏曰勘乞又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三審乃闔扉列班起居駕乃入契刻檀爲金飾鱗鬣別刻檀板爲坎足以容魚駕前掌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啓扉其制如勘箭之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京師品官之喪用浮屠法繫鍾初無定制景德中令

文武卿監武臣大將軍合婦人郡夫人以上令於夫
詩開寶繫鍾至於爲例

進士之舉至於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昇寶六年因
徐士廉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自此始賜詩自
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第自興國八年王世則
榜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擘榜始賜宴自呂蒙正榜
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榜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
年陳克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稱封謄
錄覆考編排皆始於景德祥符之間

慶曆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玕幽谷山川奇
麗鳴泉飛瀑如環珮公登臨志歸僧智仙作亭其上
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令旣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
奇之士聞而往遊其地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爲醉
翁引以敘其事然調不主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
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
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撰於東坡居士以
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爲音中絕妙好事者爭傳
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

然一天雨露明月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絃第二疊泛聲同此醉翁去後空有朝吟怨山有時而回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二絃方居士之補詞其聲閑爲絃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有點竄遵之子爲比丘號未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進歲差府一人乘驛馬晝夜驅至京師所進止姚黃魏紫四五朶用葉襯籠中籍覆上下使馬不動搖亦所以禦日氣有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至今歲貢不絕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無將之煩所隸一縣公事絕少通州南阻江東北濱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魚鹽自給不爲盜賊獄訟希簡士宦三州者最爲優逸故士大夫以江陰爲兩浙道院通州爲淮南道院也

幙府燕閒錄

宋 畢仲詢

唐末錢尚父鏐始兼有吳越將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爲之當十倍於此王其圖之鏐所謂術者曰豈有千年而有天下無真主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卽於治所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凡九十八年

范文正公嘗爲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

師魯見明日以示尹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
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謂轉運使爲部刺史知州爲太
守誠爲脫俗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此正起俗儒爭
論也希文撫已曰賴以示子不然吾幾失之范文正
公作岳陽樓記爲世所貴尹師魯讀之曰此傳奇體
也

吳叅政少以學究登科復中賢良爲翰林學士常常
草制以示歐陽文忠稱之因戲曰君福至心靈歐陽
文忠在翰林日嘗與同院出遊有遼馬斃犬於前文
忠顧曰君試言其事同院曰有犬卧於通衢逸馬蹄
而殺之文忠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內翰以爲何
如文忠曰逸馬殺犬於道

池州進士鄒聞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啓戶
見一小箬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
數十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
曰此物無脛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聞覺左股上
有物蠕動見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廻手
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在聞胷腹在上

矣弃之於水投之於火刀傷斧斫皆不能害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閨甚惡之遂訪友人之有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謂之金蠶延至吾鄉雖小而爲禍頗大能入人腹中殘齧腸胃復完然而出閨愈惧乃以籠挈之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卽得暴富矣此蟲日食蜀錦四寸收取糞乾而屑之置少許於飲食中人食之者必死蟲得所欲日致它財以報之閨笑曰吾豈爲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則奈何閨曰復以此蟲并舊物置籠中弃之則無

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蟲久而致富卽以數倍之息并元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蟲乃去直以元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爲子憂之間乃仰天嘆息曰吾平生以清白自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其妻曰今固事之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爲後事乃取其蟲擲於口中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謂其必死數日間無所苦飲啜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因白金之故亦致小康豈以至誠之感不爲害乎

古之幞頭自隋以前只是皂絹幕其首唐馬周始制
四脚繫於上二脚垂於後又加巾子制度不一武后
時賜臣下巾子謂之武家樣又有高頭巾子明皇賜
臣下內樣巾子又裴寬嘗自制巾子僕射巾自唐中
葉已後謂諸帝改製其垂二脚或圓或濶周絲弦爲
骨梢翹矣臣庶多效之然亦不妨就枕余家有陳宏
蓋明皇裹頭坦腹仰卧吹玉笛圖又鄭谷詩云玉階
春冷未催班楚拂塵衣就笏眠其便如此唐未喪亂
自乾符後宮娥宦官皆用木圍頭以紙絹爲襯脚用

銅錢爲骨就其製成而戴之取其緩急之便不暇如
平時對照繫裹也僖宗愛遂製成而進御五代帝王
多裹朝天幞頭二脚上翹四方僭位之主各創新樣
或翹上而反折於下或如團扇蕉葉之狀合抱於前
僞孟蜀始以漆沙爲之湖南馬希範二角左右長丈
餘謂之龍角人或誤觸之則終日頭痛至劉漢祖始
任晉爲并州衙校裹幞頭脚左右長尺餘橫直之不
復上翹迄今不改其制予幼年嘗見先相文簡公舊
物中有幞頭羅一段織出花額花界道必是臨時裁

剪而爲之文簡公畏漆應舉時猶裹羅幘頭其後服
紗漆者須隔年製下乃可戴今時以垂脚素紗者爲
纏不知起於甚時

國子博士王某知扶風縣有李生以貲拜官每見王
輒稱同院王不能平因而面質曰某自朝士與君名
位不同而見日同院何也李生徐曰固知王公未知
縣事時自是國子博士謂之國博某以納粟授官亦
穀博也豈非同院乎王罵之大笑

故事邊郡入粟授官以厚價市駿馬猶不如意每以
爲恨常騎遇市醫工李生滑稽能謔遮道謂曰君馬
新市其價幾何曰一百五十千李生盛稱壯健以爲
價賤王怪問之李生曰馱得三千石穀豈非壯健邪

老學菴筆記

宋 陸游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
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政和中大儼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
少乃是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
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也

晁以道爲明州船塲日每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

老學齋筆記
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
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
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巷口踐滑而仆脛幾折療治
累月乃愈

余在南鄭見西陲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
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蓋尊之以爲
父也建延初宗汝霖留守東京群盜降附百餘萬皆
謂汝霖曰宗爹爹蓋此比也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西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
之易燃無烟奈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
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
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士人因有金漆板代書
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用竹兩片相合
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
之南人謂之簡板北人謂之板牌其後又通謂之簡
板或簡牌子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
寸濶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板幾廢市中遂無賣

者而市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

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爲柄舊矣忽變爲短柄止插至半扇各不徹頭皆服妖也

崇寧中長星出推步纏度長七十二萬里

天下名山惟茅山華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壞之今復葺於其旁里許

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平聲讀

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余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束苧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

晉語人兒二字通用世說載桓溫行經大將軍墓望之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爲可兒也故晉書孫綽與庾亮牋皆曰可人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爲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

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

官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謂投之水中則浮故也
樂天詩曰日暮半爐麩炭火浮炭謂之麩炭
今人書某爲么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
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審注云鄧么地陸德
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么地本又作某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謂廉宣仲
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可
喜前輩爲妓曰酒糾蓋謂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
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自元豐皆置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
時有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
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湓袴刑都北門
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
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
賂公行冒濫相乘饒軍日滋賦歛愈繁而刑獄日衆
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致富餘皆寂寞彌甚吏輩
又爲之語曰吏勲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
羊禮祠主膳啖羹吃麵兵職駕庫咬姜呷醋刑都北

門人肉餽飽工屯虞水生成餓鬼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除夜之歲除爲對蓋本之閩音也余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質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盧反則所謂冬至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湯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婦者高廟問此有法否秦益公云古之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顧問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蓋出三國志杜畿傳上大驚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與湘東王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

詩韓筆愁來讀似倚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爲詩筆非也

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有旨下閣門令宣讀遂爲故事

吳中地薄廝地二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校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鑊所及烈焰應手涌出故以火名軍尤爲異也

周宇文護與母閭書曰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武帝崩鬱林王卽位明帝謀廢立右僕射王宴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勸之引決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畢景儒幙府燕閒錄載蘇易簡初及第時與母書自稱岷岷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馬哥在京師省祖母楚國夫

人出上馬楚國偶有所問自屏後呼馬哥執事官聞之白伯父曰夫人呼請吏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今吾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呼之氣習風俗日薄如此奈何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纈帛有徧地桃冠有並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爲公卿受錄議者謂桃者逃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錄者錄也

蔡京書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字傍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芒侵

王豈吾教之福哉時李德柔勝之親聞其言以語先君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爲靈素前知金狄之語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也

謝景魚名倫滌硯法用蜀中貢餘之紙先去墨徐以絲瓜磨洗餘漬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雞寒上距鴨寒下背上距謂足縮一下背謂其味

老學齋筆記
於翼間

宋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群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之憂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之候無毫髮之差五臟六腑中盡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知故用藥必

效雖名醫不迨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秦檜之有十客曹尅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刺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弓侈以治產爲莊客卞異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誅以獻計取媚爲說客而只有此九客耳秦旣葬其亡父於

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吊客足十客之數

齊民要術有醎杭子法用皮漬鴨卵塩漬爲之今吳人用虎杖根漬之亦古遺法

古謂帶爲一腰猶今謂衣爲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又以帶爲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爲一腰也

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爲一生人喜其多純謹也余在閩中與何摺之同閱報狀見新進驟厠者摺之曰渠是一生人宜其速進余怪而詰之摺之曰爲朝士者旣爲人所忌嫉又多謗故新進者常無患蓋有徵也

老學菴續筆記

宋 陸游

麻姑傳王方平曰吾子不戲作狡獪事蓋古語謂戲
爲狡獪列異傳云北地傳書小女折菰作鼠以狡獪
是也今閩人謂之兒戲爲狡頑蓋本於此或以姦獪
爲狡獪則失之

吳會又當吳興會稽兩郡吾因已言之偶讀文選魏
文帝詩云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
行至吳會連兩用會字爲韻昔人所無後一韻爲會

稽之會已疑焉然設爲會稽之會已久雖名輩或承
誤用之又南史隱逸褚伯玉傳齊高帝手詔吳會二
郡以禮迎遣

隋書元宵傳文帝嘗於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
胃不在上卽令馳召之及胃見上謂曰公與人登高
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見他書
嘗考之韓退之有人日登高詩

唐初魏鄭公等撰隋書以隋文帝之父名忠故凡忠
字唐皆謂之誠謂死事之臣爲誠節傳書中凡忠臣
皆曰誠臣書作於唐猶爲隋避諱驟讀之殆不可曉
太宗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是辟隋諱耳
海南儋崖諸郡出勒竹杖大於幹澁竹膚有芒可以
剉瓜東坡詩云倦看澁勒暗蠻烟是也

嘉祐四友王荆公呂申公司馬溫公韓少師

元祐四友蘇子瞻錢穆公王仲至蔣穎叔

梅宛陵詩好用案酒俗言下酒也出陸機草木疏苻
按余也白莖葉紫赤圓徑寸餘浮水上根在水底與
之深淺莖大如釵股上青下白煮其白莖以苦酒浸

之脆美可案酒今北方多言案酒

余在蜀見東坡先生手書一軸曰黃幡綽告明皇求作白打使此官亦快人意哉味東坡語似以白打是博戲耳

王羲之先諱正故法帖中謂正月爲一月或爲初月其他正字率以政代之

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王貞白倡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花間集樂府床小薰籠昭州新退紅蓋退紅

若今之粉紅髹器亦名作此色者今無之矣紹興末縑帛有一等似皂而淡者謂之不肯紅亦退紅之類也

蔡元慶對答喜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盛章尹京典藩以慘毒聞殺人如刈草管然婦雌聲欲語先笑未嘗正視人或置人死地時亦柔懦不異平日此尤可怪也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繼之秦王後但命近臣權之開封百餘年間非東宮親王不去權字意謂京尹師

續筆言
祖宗曾爲之故人臣不敢居猶唐以太宗嘗爲尚書
令三百年間遂無敢爲者雖郭尚父之勲業亦避之
也

市井中有補治故銅鐵器者謂之骨路莫曉何義春
秋正義曰說文云銅塞也鐵器穿穴者鑄鐵以塞之
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任宦其事亦似之潮之禁銅余
按骨路正是銅字反語

漢書鄼侯音贊今亳州鄼縣乃音才何反而字書鄼
字亦才何反云邑名一作鄼而贊字部有鄼字亦云

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
第一受封爲鄼唐楊巨源丹鳳樓宣赦上門下相公
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織鄼侯是字二音
顏注未必是也

太史公作張耳陳餘傳秦將作稱二世使人遺季良
書云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
良四句云云唐傳曰上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
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兩句而語若飛動減一字不得
杜少陵曲江詩云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

續筆言
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
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
絆此身二聯中叠用三花字而意不重複又何妙也
王元之詩云兩株紅杏映籬斜妝點香山副使家何
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語雖極工然大風
折樹而鶯有不去於理未通當更求之

老泉布衣時初未有名蜀人大簡者乃薦於韓魏公
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詞甚切至文亦高雅今蜀人
多傳其本而東坡穎濱二公獨無一語及大簡者老
泉集中與大簡往來亦止有辭召試一書耳如與大
簡請納拜書蜀人至今傳之集亦不載初疑偶然耳
久之又得老蘇所作大簡墓銘亦不在其中乃知編
集時有意刪去不知其意果何在也

蓼花洲閒錄

宋 高文虎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
金色龍食所藝萵苣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
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處取萵苣食之僧視其
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
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
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旣卽位
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

則壽皇聖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江南徐諤得畫牛晝齧草闌外夜則歸臥闌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膾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常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邪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籍者駑馬未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段賞之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已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旣不

白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夜榮王宮火起時大

風從東北來五更後火益盛

予起登樓見之知未明是禁中通夕不寐

東宮六位一時蕩盡宮人多有走上東華門樓有出

不及者焚死百餘人

東宮六位東行第一雍王第二相王第三南陽郡王西行第一

堯王第二曹王第三榮王第四卽連御厨密邇上臺二十四日左掖門東並不

開朝者皆趨右掖門天明宰臣等立於內東門廊廡

之下旣而火至承天門西燒儀鸞司又燒朝元殿後

閣西至東上閣門長春殿西廊拆南北廊以絕火勢

火遂南燒內藏庫香藥庫又東回燒左藏庫直西燒

秘閣史館午時燒乾元門東角樓西至朝堂救之而

止未時火出宮城連燒中書省門下省鼓角司審官

院是夕燒毀屋舍計二千餘間救焚而死者千五百

人火至夜不絕宰臣樞密兩制是夕並宿禁中是時

救左藏庫人尤衆輦出金銀帛疋莫知其數積於城

墻之上及燒角樓風急回東北又燒之煙燄燭天救

者不能措手初燒長春殿南廊火自屋內西行忽隔

十餘間而發人皆奔走趨避之所存惟大內及中書

樞密院以西而已是時二王無居處寓于東華樓至
夕召入禁中明日出居于上源驛時焚諸庫中香聞
十餘里秘閣三館圖籍一時煨燼俱盡又大風中有
飄書籍至汴水之南者中夕風定火亦止二十五日
詔知諸王與中使閻六慶岑守素勘遺火之踪中人
說二十四日欲明火勢漸東來遂折御厨主廊數百
人登屋運水時望見宮人相壓死於煨燼中甚衆猶
有手足能動者曹王夫人將投火中救之獲免宮人
入火者不知其數禁中大樹焚之殆盡所餘亦焦枯

焉惟相王宮在東南火自西北起王四更破東墻日
率宿衛者運府庫等物出之十得七八矣五月三日

榮王落遂州節度使降封端王

先領梓遂二州也

其日勘得

掌茶酒宮人韓小姐新與親事官孟貴私通多竊寶
器以遺之後事泄王乳母將決責之小姐乃謀放火
因而奔出有琵琶伎人王大賽者知之受小姐金而
不言二十三日夜半於佛堂前簾上舉炬焚之時因
風急火遂大作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旣得舉貧甚于索旁

夢在洲開金
郡以辦行將迫歲始離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
行至劔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
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
禱於神各占其得失且祈夢爲信草就廟廡下席地
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殺俎甚盛
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
貴神也旣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
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
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旣而

諸神皆一韻且各剛潤彫改商確又久之遂畢朗然
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
曰此正爲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
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
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
而行笑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也至京適將引保
就試過省益志氣洋洋半驗矣至御試二子坐東西
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同東廊者下筆思
廟中所書懔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關過西廊問之西

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記其姓名云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槌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古有爲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也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名人王旻因殖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憇一屋下路

人盈塞乃思曰敎佐莫任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
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
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旣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
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敎洗
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
旣覺驚呼隣里共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
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卽死矣但孝先所
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
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

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
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辯雪誠遇明卽活之効歟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
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
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
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
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卽不若殺之上曰
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
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爲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
確南遷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
袖出章進上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
章哲宗一一旋封冊子手自錄次今在宮中並無此
章懋悵然而退

東坡先生嘗遇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
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
沱河未濟旣濟一人云劉寬羹污朝衣家人小過先
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蓋爲荆
公發也

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
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與晁
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
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云一生不得文
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可惜
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
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

夢在洲聞錄
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自公始非也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吳氏驟貴又愛此女乃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俊之聲已聞於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介甫諤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爲佛帳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

紹聖中瑤華旣廢儀同王景宗乃乞以妾楊氏爲夫人乞免宣繫及不召媒保中批允之時許冲元在中書遂依已得旨揮過門下章子厚大怒而責冲元云小白葵丘之盟諸侯以妾爲妻者天下共誅之惇頭可得此命不可下翊日極陳罷景宗仍奪儀同時論皆以爲得防微杜漸之意後三年乃乞建立元符至託以東朝之命自草詔惇何本末相戾也

熙寧末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君姓曹氏名禮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間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

天之如是邪唯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
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
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
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于鳳凰山之原
予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尚幼以
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
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爲
哉慰母之憂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
必至子弟學舍與塾師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長
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如啜茶多退必嘔吐嘗
云家兄一日無客到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經於木杼上隨所欲
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布緯時先留其處以雜色線
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不相連承空視之如雕鏤
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雖作百花使
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祐高才善知人通兵書學道

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爲妹婿蔡交以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草文正行狀皆不誤失至其得疾之歲卽書曰自此天下大亂遂擲筆于地蓋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窻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櫺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旦人見其單身坐于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諤以壽終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賊盜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入中國露居異俗凡所過悉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爲煙塵指其像而詬曰是爾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見聞卽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

未嘗聞也

余家故書有呂晉卿夏叔文集載淮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卽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旣溺里人大呼救求得其尸已死卽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旣歸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已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

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尚少年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已必厚遂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出卽訴于官鞠實其罪而行法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

寇萊公詩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以比韋蘇州之類然富貴時所作詩皆淒楚愁怨嘗爲江南春二絕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沙汀人未歸又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嘗竊謂深於詩者盡欲慕唐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語意清切脫灑孤邁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送人使嶺南云到海只

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爲警絕晚窺海康至境首雷州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憔悴犇竄已兆於此矣予嘗愛王沂公會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公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盡然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但歌滿江紅有湘江好洲漠漠波似染山如削遶嚴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

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特從幸上指門額詢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

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

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
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
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
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
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
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
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
以也字著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
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

室以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
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爲十
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竒怪固欲不言則
吾官所問以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
也字着虫爲虵字今尊閣所祗殆蛇妖也然不見蟲
蠱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
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百
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
也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
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
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
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
子由戒以口舌之禍乃餞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
以示之

溫州有上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
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爲一廟杜拾遺
也五髭鬚爲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胥
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何雌我邪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
王居其中間牛王爲何人乃冉伯牛也嗚呼冉伯牛
乃爲牛王

秀水閒居錄

宋 朱勝非

西門豹傳說河伯而楚辭亦有河伯詞則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什氏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張華博物志世止十卷事多雜出諸書或本書久失後人掇拾爲之耳

喻陟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部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苗每行按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快作數弄殊

風流蕭散也

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已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
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也

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
落只愁無處着秋聲此陳與義秋夜詩也置之唐音
不復可辨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
無不曲當

成中令鎮荆南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俯伏奏章頓

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因而毀廢道
場

瘞鶴銘潤州揚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惟冬序水退
始可摸打世傳以爲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人是
可疑也

